

陪西書屋雜抄彙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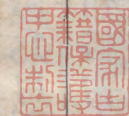
同治癸亥新鐫

惜心書屋藏板

惜心書屋藏板

惜心書屋襍存艱貞集

虛靈論



天下之物涵於無而成於有無者有之府而有者無之藏也余讀大學章句獨有取於虛靈二字之義反復尋繹積數十年探索之功恍然若有所悟一得之見非敢自以爲是姑存其說以俟後賢之裁之耳仁義禮智信五者吾性中自有之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隨事物之來因而應之裕如也當其應物之時固未嘗自以爲仁自以爲義自以爲禮智信也自以爲仁義禮智信則必有所倚而偏於仁者害義偏於義者害仁偏於禮者勞偏於智者察偏於信者鮮通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既曰未發則不喜不怒不哀不樂可知虛之說也既曰皆中節則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靈之說也聖人之道以虛爲體以靈爲用不虛則不靈然則大學知止之說可得而言矣致知格物之說亦可得而言矣至善

艱貞集

一

者仁義禮智信之渾然在中無理不具而無一德之可名者也猶喜怒哀樂之蘊於中者不名爲喜怒哀樂也極虛之處卽其極靈之處然而未至於虛者無以藏其靈易以陽爲實而陰爲虛離不中虛不能照於四方聖人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也只是形容得一虛字故誼嘗欲以格物之格字作格非心之格字解物非私欲也意見而已意見不去至於固我則成爲私矣目視燈而光大且暈芒角四出非燈有變也目譬而淚有物以蔽之故不能用吾之明但

艱貞集

去其譬與淚而燈之本質見矣是則格物之說也是則知止而能定靜之說也後賢祇在靈字上用功夫遺卻虛字一層而性之挾氣秉而來毗陰毗陽五行各有所近因其近入而主之擴而充之做到盡頭處亦只是賢人位業終與聖人神化境界相隔一間無他其用力之初胸中尙不能無一物也孔子言爲仁曰克己復禮克己虛也復禮靈也已字下得最細不是私不是欲直是己而已後人誤以非禮爲己淺之乎讀論語矣或曰佛氏言虛無老氏言清

靜子言無乃類於是答之曰否二氏之言去靈以爲虛
聖賢之學卽虛卽靈也萬物皆備之理卽在一物不著之
中上下四旁其見爲仁見爲義見爲禮智信者環侍而聽
吾之取攜吾則居中以御之不名一德不遺一德舜典曰
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此則余之所謂虛也非二
氏虛無清靜之謂也

佛氏言空道家守寂正欲借虛字混入吾道門戶耳
文獨探原立論見得聖賢之學與二氏正自不同直

艮貞集

覺楞嚴參同可束高閣

弟震讀

性兼氣質說

宋儒言性分爲兩端一曰義理之性一曰氣質之性於孟子言性善則曰義理之性於孔子言性相近則曰兼氣質而言是不能無疑於孟子性善之說而遷就其說以求通也夫舍氣以言理則理而已矣不可謂性也舍理以言氣則氣而已矣不可謂性也性也者氣與理之合氣以載理理以帥氣與生俱來之名也性有智有愚有善而無惡智者爲善易誤用之則爲惡亦易愚者可以爲惡正用之亦

艱貞集

四

可以爲善上智吾未之見也若下愚則往往而有吾鄉李姓子年二十餘不知數不知人道命之食則食命之寢則寢聲音笑貌無異常人而蠢蠢然與鹿豕同不謂之下愚不可也乃程子以自暴自棄當之則是以習之惡爲性之愚性不任咎也敏如顏子魯如曾子智如子貢愚如子羔皆可以爲聖賢性之善非明驗耶奸如操莽嗜殺如闖獻亦非其生而惡也習爲之也狂國皆狂習於狂則以不狂爲狂故習慣成自然君子小人相背而馳上達下達各造

其極其相遠也奚可以道里計哉天地生人不知其若干
億萬也五官百骸無不從同迨微窺於聲音笑貌之間則
無一同者陰陽五行賦於人而爲性其無不同者善是也
其無一同者高明沈潛隨所受之清濁厚薄萬變而不能
窮而究不出其範故曰相近也兼理與氣合而謂之性也

說理極透取徑入微昌黎所謂約六經之旨以成文
斯殆窺見其祕

弟震謹識

艱貞集

五

河洛不同數論

河圖言生成之序其數五十有五奇爲天數偶爲地數洛書言流行之氣其數四十有五奇居四正偶居四隅河圖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三八木在東四九金在西五十土在中其方位斷不容移易洛書七九二四其位互易於是創爲以尅爲生之說自坎右旋而交於乾而以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爲序其象與日月行度同是合河洛之數而一之也余甚疑之敢存一說以俟解人

輟貞集

六

洛書後天八卦方位乾居西北其數六若以河圖數言之以乾爲地六可乎兌居正西其數七以河圖言之以兌屬火可乎離居正南其數九巽居東南其數四以河圖言之則巽木何以生金離火又何以成金乎河圖五行之數各得其二洛書八卦五行土木金各二水火各一其數豈能強合乎陰極而陽生陽上行也故受之以震由是而二陽發於外一陰夾於上而離兌繼之陽極而陰生陰下降也故受之以巽由是而二陰發於外一陽剝於上而坎艮繼

之乾南坤北天地定位也離東坎西日月代明也河圖之象也洛書以水火爲之樞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陽進而升左爲陽故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陰退而降右爲陰故九而八八而七七而六其妙尤在二八易位水能生木亦能敗木非土無以施其化坤土寒不如艮土之陽浮於外而木生焉故增五數於三而爲八火能鍊金亦能流金非土無以孕其精良土鬆不如坤土之陰凝於內而金產焉故減五數於七而爲三震嫩木也猶帶水氣至巽則老而枯矣故能生火兌缺金也猶帶火氣至乾則純而一矣故能生水此洛書之象也其象不同其數亦異附會支離君子無取也

難顯之理言之鑿鑿爽如朝曦之照百物

愚弟震識

洛書舉隅淺說

河圖起於一而終於十成始成終天地之全數也洛書去十不用而無在非十所以極天下之變化也周髀經曰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是知洛書爲數之宗矣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算術莫精於四元卽西洋之借根方然實按之亦不過連比例之推乎其極焉者耳今試告於人曰倍一而得二比於倍三而得六倍七而得四倍九而得八無不合者推之倍二而四倍四而八倍八而六倍六而二此闕一而知二之例也以所知之數得所求之數知三其一之爲三則知三其三之爲九三其九之爲七三其七之爲一知三其二之爲六則知三其六之爲八三其八之爲四三其四之爲二由是而至於九數無不可比例而得若御之以開方則以一爲大方以三爲廉以六爲兩廉共數則知隅爲九以七爲廉以一千四百七十爲三廉共數則知隅爲三百四十有三若御之以方程以二比於六少八以四比於八少四則知其爲

五以六比於二多八以八比於四多四則知其爲三此猶
皆正皆負也至於正無入負之負無入正之而九九之爲
數無窮矣天三而圓地四而方人三而角知圓中之四方
中之三因而割之如立錐如陽馬如鼈臙於是正角銳角
鈍角之形出焉內弦內矢引而伸之而餘割餘切之數卽
在比例之中如九去五而得四則知四加五而得九也此
一定之數無深義亦無盡藏故曰淺說也

引据詳明天文步算諸書恐不能如此洞澈

弟震識

艱貞集

九

管窺存疑說

天有九重其上爲宗動天次恒星天次五星日月天後人於宗動天之上又益一永靜天若於羣動之外別有匡壳以固之者信乎曰存其說可也未敢以爲信也自恒星天以下八重皆由推驗而得然辰星太白以日爲心其輪繞日而行輪邊遠日在極西極東者直上直下以人目視之若不動然故曰留輪斜而東斜而西故曰順曰逆其行遲近日則輪邊平故其行疾行至日上日下光爲日掩故曰

艱貞集

十一

伏然則金水二星在日上乎在日下乎其去人果孰爲遠近也輪周繞日別爲一天乎抑卽附日輪天乎此懸象著明可指而目之者尙無以定其分際况於無象之中而求其所謂宗動天永靜天其誰見之而誰知之者以算術計之宗動天去人不下四十萬里天行雖疾豈有日行二百餘萬里而毫無差池者乎若以西術言之則天周七百萬萬餘里更不可思議矣天狼五車等星皆頭等星而不得與於二十八宿之列胃鬼甚微皆三星在參間無度可言

古人或列於參前或列於參後豈以古所見異於今所聞耶其故何也古有今無又何以沒古無今有又何以生吾不能階浮雲而上究也西洋算術謂鎮星大於地八十餘倍日大於地百餘倍月小於地十七倍以人目視之何相懸乃爾其信然耶黃赤大距日見其狹由今測之大約五百餘年而差一度不過萬四千年而黃赤并爲一道則無冬夏而四時皆如二分吾不敢以不可知者示人以誕也

冥心孤造穿溟澤而接混茫

弟震拜讀

艱貞集

十一

天圓地方說

天何以知其圓也曰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爲之體其左旋也一日一周天其右旋也一歲一周天如輪之繞軸是以知其圓也地何以知其方也曰地無疆以山川土田爲之疆測之以矩而高深平直之形見矣測之以表而東西南北之影定矣極四海以爲隅是以知其方也雖然因理以立算因算以定形其當然者則亦有不盡然者矣以天爲正圓形則自以地心爲心人在地面去地心萬餘里東西距天與地心等至天頂去人當稍近人目視物近者體大遠者體小今日月在地平上其體大星在地平上其相距之度亦濶及其至天頂也日月之體微小星與星相距之度亦微狹其故何也赤道爲天腰冬至黃道在赤道南二十三度二十七分距天頂約五十九度以漸而上交於赤道則爲春分夏至黃道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二十七分距天頂約十二度又以漸而下交於赤道則爲秋分凡物道遠則行遲道邇則行疾夏至前後距節十五日多九時冬

至前後距節十五日少四時夫以平分二十四次舍而上
者遲下者疾如此是知人目斜視而上其平分之度不能
無差也今歷以橢圓形立算天固非正圓形決可知也但
不能越重洋歷西南諸島至大浪山一實測其全規耳至
於地之大也南極北極之下皆冰海人跡所不能到歐邏
巴人駕巨艦遍遊各海遠地一周於是創爲地毯之說謂
地爲正圓形以地心爲下地面之向天者皆爲上儒者訝
其說之異而未敢爲信也不知地有形則必有影吾不能

艱貞集

十三

窺其全形吾可據其影以定其形地之影於何見之於月
之蝕見之月望之夕其經緯度與日適相對則日光爲地
所掩而月蝕是月所蝕之影地影也自初虧以至復圓地
之全影也面面皆圓安有以方形而得圓影者乎然則古
人之以地爲方者其殆積方以爲圓所謂圓出於方者非
歟

精理名言芒寒色正其視天官家論說直糟粕耳

弟震

讀拜

分野存疑

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盡之矣中國之在地面縱橫僅數千里耳四夷之山川人物無一不仰戴於覆幬之中天事恒象豈獨中土惟然耶何二十八宿之分野中土盡之也鄭宋魯衛地不廣而分星各異東井一宿自秦而蜀翼軫二宿自楚而吳而粵道里躔度廣狹懸殊其足以爲典要乎然而占候家言吉凶禍福之符往往不爽則又何也曰此從乎所居之地而分應之也今試懸一炬於室中所照

艱貞集

古

四壁之光皆同一壁隔火氣視之其光搖搖然乍張乍翕一壁隔水氣視之其光勃勃然如暈如芒一壁燒硝硫砂汞出濃焰斜視之光所射處如星點如綫如穗焰盡則不見夫氣所出處有定在也氣所升處與炬光適相值以空際所見之光定氣所出之處則中國雖微其機兆未嘗不周天度而驗其全是則分野之說也厯考往古君明臣良太和之氣發爲休徵故有景星卿雲重光合璧之應國亂民離垂厲之氣發爲咎徵故有彗孛欃槍白虹黃霧之應

星未嘗變也其變者地氣上騰與星光適相值去星之本天不知其若干萬里人目見光不見氣故以爲星變也或曰恒星在天常半隱半見使其所分之野災祥將立至豈能待其已見而後示象於人耶且有一星變而附近之星皆如常則亦有說乎應之曰此吾所謂氣與光適相值也地有山林川澤原隰之不同天有寒暑陰陽升降之各異日光之射於地與接於星月者上下遠近斜直之間又必須與人目參相合而其象始見氣愈高則愈小故有一星變而眾星不變者有分野之星不變而別示以災祥者西洋天學謂彗孛之見有定期如日月蝕之可以推算而得舍人事地事一切委之於數庸足信乎今依其術推日月蝕分數已大不合况彗孛之數十年而一見者乎實理具在勿爲所惑焉可也

氣勢如風發泉湧奇縱極矣而道理卻極謹嚴是能

以莊蘇之筆寫程朱之理者

弟震妄評

月體

道光丙午丁未間余主講漢章書院因月蝕爲月說示太守陳問山問山稱其奇贍其稿隨手散佚久亦不復記憶已未冬緣事下刑部獄獨坐一室心境灑然明月在窗忽觸舊事迴思前作則盡忘之矣因據其意筆之於篇曰日吾不知其何物也其光不能正視姑置勿論月去人稍近其光皎皎溶溶可以久矚而不瞬有魄如兔如桂樹如人戴笠荷戈如目中之有瞳子也晦朔弦望終古運行不改其度是必實有其體非徒積虛氣易聚者亦易散也吾不能吞王母藥乘元化而遊又不能御列子風凌太清而上烏覩所謂廣寒宮闕八萬四千戶仙人以七寶修成者乎然則月之體果何物也曰水與土而已矣何以知之曰以地知之也天下事迷於遠者道在乎近取惑於外者道在乎返觀月之有蝕也地爲之也日之有蝕也月爲之也知月能掩日之光則知地能掩日之光知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則知地無光亦能借日之光以爲光今試爲密室

開一小竇於墻日照地上返映於室中其光炯然如月所照之地夫以地體之大由月中視之必儼然一月也知地之光如月卽可知月之體如地矣於是因所知以求所未知月中之魄皆山林土地也四圍之晶瑩洞澈者皆海水也皆實有其物也乃或以爲地影映於月中而成此象不知地懸於空際在星月天視之亦不過如盂如槃豈能滿於月中卽如巨宅一區數里外以鏡照之或縮至數寸之小况地圖四面不同月東出所照者東隅月西沒所照者

艱貞集

七

西隅其影當有異月何以無分於東西也吾故曰實有其體也特不知月魄之上亦有人焉指大地而呼之爲何物耳

獨寫胷臆奇氣流行

弟震拜讀

雲從龍風從虎解

天地之道陰陽而已陰陽之道升降聚散而已陽升而陰從之故合而爲雲陰翕而陽散之故噫而爲風坎以一陽育於二陰之中主乎陽者也故雖凝重而能升巽以一陰起於二陽之下主乎陰者也故雖飄忽而善入龍爲一陽之氣所鍾春夏陽氣上升龍感之而出蓋陽爲陰錮鬱極思奮陰不離陽於是水化爲氣氣散爲雨龍所行之處人見爲雲者龍仍見爲水也虎爲一陰之氣所生秋冬陰氣

艱貞集

六

內含虎感之而嘯蓋陰爲陽抑相激則鳴陽不離陰於是氣撼於山山應於谷虎所行之處其風必狂者挾虎氣而來也夫風雲之爲物也不可招而致不可攬而有也而龍虎挾陰陽相際之精氣以成形莫知其所以然而罔不應况聖人闡乾坤苞符之祕執天人交感之機動則變變則化吾又烏能知其所以然哉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想極非非離奇變幻純是精氣結成非復人間思議
弟震妄識

雷電雲霓雨雪雜說

雷者電之聲也電者雷之影也一物也非二物也或曰易以雷取象於震電取象於離震爲長男離爲中女故世俗爲雷公電母像祀之殆非一物乎應之曰否地以水土寒溼之氣凝結而成日光所照暖氣入於地中爲水土之氣所錮鬱而爲剛燥仲春以後日漸長暖氣之入於地中者相引而發於外水土寒溼之氣載之俱出及其出而升於空中也又爲濃雲滯雨所沍結於是奮迅激烈相搏而成

艱貞集

九

聲相射而爲影是則雷電之所由作也或曰信如子之說則有雷必有電有電必有雷雷電交作不分兩候矣然則無雲而雷天官書謂之天鼓鳴無雲而電小說家謂之天笑則又何物也且有電光已見逾數刹那而雷始鳴者子亦有說乎曰天鼓鳴非雷也有星隕而鳴者韓昌黎所謂天狗墮地聲如雷是也有無隕星而自鳴者漢書所謂鼓妖明史所謂空中如戰鼓聲是也皆人所自作之孽也人積其乖戾之氣與天地中和之氣相干相干則相戰如水

激石如火搖風改變聲如雷也至於無雲而電則見電不見雲見電光不見電影也地形圓人所立處四面下垂高二三十里之山相去三四百里則入於地平下不可得而見也雨雲去地高不過二三十里而電光斜映雖千里猶能見之故天笑無金蛇形不見雲而以為無雲耳至於先電後雷則更有說嘗山行見伐木者於百步外望之斧已下經數呼吸始聞丁丁聲然後知聲附地而傳其勢恒遲影懸空而照其勢恒疾雷電無先後見之聞之者有遲疾

艱貞集

三

也西人算雷遠近其數未必皆符然亦足為雷電同體之證也然則雷電無神乎曰有不可思議之中自有主之者無可名之名之曰神非世俗所祀之像也然則易象不足信乎曰信一人之身目為離耳為坎象固有分呈者不得謂曰一身耳又一身也雷電之象亦如是而已矣

微渺精細中自具奇特正蒙通書之奧旨也

弟震妄評

余嘗登峻山行十餘里入大霧中咫尺不見人沾著衣袂皆溼已而出霧上迴視故處但見白茫茫一片與地相屬

而已明白還至山麓則田塍溝洫猶有澌流然後知昨日身入雨雲之中而不自覺也山川出雲當其出之時一溼烟耳及其騰入空際陽罡之氣抑而壓於上其溼者水氣也水化爲氣氣復下注而爲雨溼盡則雲亦盡其陰氣重而陽氣微者不能上騰沿地橫布而爲霧故作霧法以松鋪土坑內上掩以土發火焚木其烟蒸土溼之氣不能直出於是漫地上如大霧然由此觀之則雲與霧之所由作從可識矣

戴貞集

三

天與俱高青且無際望之蒼蒼遠而無所至極

弟震識

雨過雲停而虹蜺見朝見於西夕見於東或曰此天地之淫氣也或曰是有物焉其首如驢能食於室能飲於井能化爲婦人與人交然歟否歟余蓄疑久矣家有方池廣袤三畝餘紫背浮萍匝水面晨起露未晞游池上日光斜照萍末面東睨之紫翠青赤之影如璧如環如橋如帶在前者濃如虹在後者淡如蜺已而日暄風撓露乾而影無有矣然後恍然於虹蜺之見於雨後者亦如是而已矣因憶

同年陸稼堂中丞嘗言其幼時學青烏術從先叔父游至一處地平如砥淺草茸茸每雨後或濃露中迎日俯視之輒見一圓暈五色粲然蓋亦此也虹蜺爲日射水氣而得何疑乎其驢首能飲食及化爲婦人者則別有異物以憑之非虹蜺也

筆力古峭直逼荀韓

宗弟震拜讀

或曰水溼之氣升而爲雲降而爲雨旣得聞命矣其雨而爲雹者何也曰積陰之雲其氣極寒日以真火逼於上化

艱貞集

三

爲雨而下注經雲中極寒之際凝而爲雹也今試於炎熱時以瓶盛沸湯納井中經一二時取出則湯化爲水知此則知雨之所以爲雹矣曰冬令極寒雨雪何以不雨冰也曰冬令地面極寒地中甚和暖其氣升而爲雲亦甚和暖及乎雨之降而出於雲際也爲寒風所飄不能搏如彈丸則薄如花片散而爲六出曰世有雨粟雨豆雨毛雨土則何也曰非雨也風霾也卽雨中有之亦風爲之也風捲諸物而上升干罡氣散落如雨耳曰隕星如雨又何也曰如

訓而雨讀去聲謂星落而墜於地也星之飛流如織者雖
隕而未如雨也星何能隕隕者地中剛烈之氣上煉於日
之陽火如以火煨鉛汞結而爲丹故隕星化爲石餘熱猶
能炙手非其明驗歟非隕星後復雨亦非隕多如密雨也
曰信乎雨爲陰陽升降之氣當非人力所能致矣乃世傳
祈雨術如以虎頭骨投龍潭中夷人浸鮓答咒之往往致
雨何也曰是仍明乎陰陽之理而有以感發其機也夫人
在天地之中其積誠之氣可以上通帝謂下達重泉聖主
艱貞集
賢臣禱而得雨罔不應者何假於物哉至於以術求之則
亦有其理焉余昔在保陽聞城中一井不可開開則霖雨
不止蓋積陰之中必有伏陽虎頭骨枯燥之餘其氣猶帶
剛烈投深潭中引伏陽而宣發之故致雨也鮓答吾不知
其何物聞出馬腹中蓋亦枯燥之物浸於水以發其氣其
咒也取人氣以助之耳

愈平愈奇愈疎愈密愈淺易亦愈深微繭絲牛毛之

理銅牆鐵壁之文

曉南弟拜讀

人論一

人也者仁也得天地生物之正氣而生生不已猶果核中之有仁也好生者不好殺故好殺者謂之不仁不仁則不得謂之人矣而世固有好殺者何也非其心所自具之理動於欲而以爲不得不然迫於勢而以爲不敢不然習之既久並其故有之良而昧之弑父與君彼豈得已哉衣冠也而禽獸之撫翼也而梟獍之人其貌而不人其心固不待操人鑑者悲其蜂目豺聲觀變相者訝其蒙皮帶角也

艱貞集

三

顧其初見之不明持之不固一念之私迷途日遠而不知其去人而入於禽矣悲夫雖然此猶顯爲不人者則有未嘗無欲也自飾其廉而使人人絕其欲未嘗無情也自市其義而使人人杜其情令所不行者驅之以法商鞅治秦嚴延年決囚渭水上皆能執法不阿俾朝廷之威大重而君子以爲無人理者惡其不仁也夫民心欲去之候惟忠厚可以留之民生日薄之時惟慈惠可以養之自古開國之初無不濟之以和平及其季也無不失之以嚴急然則

和平者生之機乎嚴急者殺之機乎仁與不仁之間欲爲
人者可勿念諸

張睢陽云不識人倫焉知天道詞嚴義正直令奸雄
駭胆慄冕是謂扶持世道之文 弟震拜讀

艱貞集

孟



艱貞集卷之六 東震拜讀

艱貞集卷之六 東震拜讀

艱貞集

艱貞集卷之六 東震拜讀

萬物人之師人萬物之賊莫智於人取於物而物莫能禦
莫蠢於物資於人而人莫能遺天地生物之始人亦萬物
中之一物也物物而不物於物故物莫不雜然前陳而聽
人之取攜有聖人出師龍馬靈龜而爲易象師鳳凰而爲
律呂師蜂蟻而明君臣之義師喬梓而明父子之親師雁
而知夫婦之禮師脊令而知昆弟之情師雲鳥而紀官師
星辰而正歲師蟻而爲弓矢師蛛而爲網罟師水而得其

艱貞集

美

沈淨師火而得其文明師魚而爲甲冑師魚之鬣尾而爲
舟楫師竹而心愈虛師木而節愈勁師鳩而爲禹步師啄
木鳥而爲符咒師鵲燕而爲選擇之術師狐虎而爲占候
之書人之靈不能棄物以爲靈也如此是故役之而不勞
殺之而不怨育之而不倍擾之而不煩辦之而各遂其生
序之而各適其用因其所能爲取其所樂與賊也而進於
道矣聖天子不自師而師其臣爲之臣者無不鞠躬盡瘁
忘身家而靖獻之其效更當何如哉

曲盡事情言中有物古今上下躡括毫端

弟震讀

艱貞集

毛



耳目口體人人同也於同之中而求其異小異不失其爲大同其尤異者龍伯之國三丈防風之骨專車而僬僥之人七寸長短懸殊抑別有種類歟飛頭翼民雜見諸稗說其信然耶抑謬語以資譚柄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漢書有馬產人者而槃弧爲獸種豈果人與物交亦能生人耶夜郎之君出竹中鬪穀於菟乳於雌虎豈天生達人必有異於尋常如履大人之迹如降元鳥之祥者乎黑蛟化爲

艱貞集

三

小兒白猿化爲老公虎褪皮毛而爲婦人狐戴骷髏而稱阿紫暫爲人而復還其本形則幻而已矣至於獸之似人者曰猩猩魚之似人者曰白驥禽之似人者曰治鳥木之似人者曰山都非幻也其本質然也有入形而無人道者不成其爲人也人而失其道又可以化爲異物牛哀化虎老婦化黿一以殘殺之念化一以陰慘之念化也此猶顯著其形而戾於人者若夫形不化而神已化其毒尤甚當道則有豺狼入宮則有虺蜴爲笑面貓爲傅翼虎孰敢不

以人目之哉然而毀仁絕義潰人道之防幾何不盡人類
而鬼域之也願與天下後世有識者共辨之

高辭險語直足媿皇墳而破鬼胆

愚弟震妄評

艱貞集

美



高翰劍鋒直以刺皇貴而如風山

愚弟震妄評

而天賦之此賦與天不發也自論其美也

以人目之哉然而毀仁絕義潰人道之防幾何不盡人類

人論四

人無大小以其所從爲大小耳目小體也心思大體也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君子亦慎其所從而已矣非謂並小體而廢之也生而瞽者無以與於五色之辨生而聾者無以與於五音之和今有人焉閉目以爲明塞耳以爲聰收視返聽游心於無何有之鄉以求其所爲大人者元圃遺珠罔象果能得之乎又有人於此其目如鼠其耳如龍其鼻如豕其舌如羊其聲音如鳴吠其手足如蹄爪五官皆不任用獨其心思睿哲如聖賢可以爲大人乎曰否彼且不得爲人惡在其爲大人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吾知之矣目能視耳能聽足能履手能握鼻能嗅口能言舌能味五官各效其靈以心之靈役五官以五官之靈役萬物此之謂人此之謂大人視美麗之色聽靡慢之音而悅其見爲美麗靡慢者耳目也悅之者非耳目也夫心君也耳目口鼻舌手足臣也目不聞鐘鼓之音耳不覩日月之色非病也用非其所能是何異於使離婁典樂

師曠掌繪事哉君人者幸毋以耳爲目以手代足焉則得之矣

亦只是發摠自己胸次而精深闊遠無一語爲漢唐以後人所能道可謂抉經之心知德之奧

弟震識

艱貞集

三



人以胎生受父精母血而成體而所受有不同或感蜺虹之氣或感蛟龍之氣或吞元鳥卵或履大人迹豈不由交媾而成胎耶曰非也蓋胎成之後復感異氣耳竇武之生也與一蛇并產則又何也曰精粹之氣爲人毒害之氣爲蛇非人蛇之精並入於其母之腹中而一時俱育也每胎一子周八士何以皆雙生世更有一生三子者其受胎在一時耶抑不僅一時耶曰不僅一時也嘗見兄弟二人同

艱貞集

三

母生其弟少於其兄四月餘以此推之殆受胎後又有所感另胞育之而氣體成否有先後也人之懷胎以十月爲期乃有七箇月而產者有十三箇月三年六年六十年而產者其氣有強弱耶曰如期而產其常理也千百年而出一異人千萬里而聞一異事命曰非常卽不必律之以常理也產有門其剖左脅而生剖右脅而生又有孕後患一癰子由癰口而出子出而癰愈者皆異人耶曰不足異也子體過壯母之皮囊脆薄而產門緊閉故尋隙而生不由

門出耳人生乳哺於父母之懷一無所知乃有生而能言者有生而知其前世爲何如人者豈佛氏輪迴之說信然耶曰有有輪迴者有無輪迴者大聖大賢與天地合德及其卒也精神志氣渾化於於穆之中無所往而不在此不待輪迴者也大好大惡以鬼蜮爲心及其沒也消阻避藏墮落於黑闇之地無所入而不迷此不得輪迴者也庸儒無識之人年至七八十以上目無所見耳無所聞語之以人倫日用亦瞽然而不能答此其氣已散無可輪迴者也

艱貞集

三

至於生平有未報之恩有未報之怨歿之時猶固結於懷來則餘氣必有所注與初生之氣適相合入而爲之主而因緣在知與不知之間此不得不輪迴者也強死之人精力未衰生氣忽出於軀壳之外別與將生之氣相值復入於形體之中則前世之所爲歷歷如繪此偶然之輪迴也佛氏所云前因後果非人人如一轍特不能斥爲無有耳或曰輪迴之說儒者所不道子胡遷就而爲之說曰舉世人民倏生倏死蠢蠢然無可紀極其可以輪迴論耶然余

見數齡小兒不出戶庭而於千百里外數十年前之事言之不爽絲毫以此推之不得不存其說固非徇佛而畔儒也

得經之精薈子之奧取史之博橫入縱飛光燄萬丈

蓬勃離奇令人莫敢逼視

弟震妄評

艱貞集

書



歐陽修詩令人莫敢逼視

弟震妄評

得經之精薈子之奧取史之博橫入縱飛光燄萬丈

也

不爽絲毫以此推之不得不存其說固非徇佛而畔儒也

見數齡小兒不出戶庭而於千百里外數十年前之事言之不爽絲毫以此推之不得不存其說固非徇佛而畔儒也

十二月辟卦說

天地間陰與陽常不相離絕久而後續則孤陽獨陰之際化機立盡萬物皆不得其生矣十二月辟卦有純陽純陰之乾坤何也曰復之先一陽剝於上氣未盡而處於無用之地等於無陽故受之以坤姤之先一陰夬於上氣未盡而消於極渺之中等於無陰故受之以乾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已在東南地不滿之處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亥在西北天所傾之方取象於乾坤亦自然相符不可以意

艱貞集

三

爲之也雖然以己亥爲純陽純陰之候推之春秋分則不合冬至日行最卑在赤道南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以漸而升至春分與赤道合夏至日行最高在赤道北二十三度二十七分以次而降至秋分與赤道合故春秋分晝夜長短同是陽陰各半也今其卦爲大壯觀四陰四陽之象何也曰從其朔而言之也復姤起於二至至大寒大暑而二陰二陽起雨水後春分前泰主之處暑後秋分前否主之春分後日漸長已入四陽之分也秋分後日漸短已入四

陰之分也不知從每月節不從每月中氣則是大雪已有一陽芒種已有一陰於天地之氣不相應矣或曰先天卦方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巽陰陽初生之候兌艮陰陽將盛之時與十二辟卦之象尙相符後天卦方位己月巽亥月乾申月坤寅月艮子月坎午月離二月震八月兌奇門等術宗之陰陽消長之說亦不足信乎曰先天立其體後天明其用也坤與乾交而懷一陽於腹復之應乎坎也乾與坤交而具一陰於內姤之應乎離也陽生於少故艮艱貞集

三

爲立春陰殺必老故坤爲立秋陽長則剛陰少愈柔春秋所以取震兌也巽以長女配長男而能盡生物之功乾以純金補缺金而能妙藏物之府四時流行之氣豈有異於十二辟卦哉

融會周易性理之精液而爲文真欲探天根而尋月窟揖讓前賢夫復何愧

弟震識

既濟未濟說

易象莫貴於中正上卦之中君象也陽宜居之下卦之中臣象也陰宜居之初與三其數奇陽居之而得其正四與上其數偶陰居之而得其正不相亂始相成此既濟之象也反此則六爻俱不正國運未有不終者矣六在初小人進也九在上君子退也五以陰弱之君爲兩陽權奸所迫二以陽剛之臣爲兩陰羣小所陷上卦自以爲離明如火炎上不肯下體草野之情下卦自處於坎險如水就下不

艱貞集

三

復上勤君國之事歷代敗亡未有不由於此者且夫濟也者交也上交於下其象如水下交於上其象如火君不吝其澤臣不匿其情是故聖明之君體剛而用柔霽咫尺之威以納諫重心膺之寄以任賢作威作福而並不出於獨斷獨行賢達之臣心順而行健竭一念之誠以進言忘一身之奉以宣力有爲有猷而毫無意於患得患失如是則上下交而天下爲一家至於海隅蒼生有不順帝則者乎

純粹以精彙西銘易通之奧旨

愚弟震拜讀

損益論

損上益下謂之益損下益上謂之損從乎下言之爲之上者不亦難乎後世聚斂之臣以催科而得上考何也曰此三陰三陽之卦也損出於泰泰以坤在上而乾在下在下者息在上者消陽生而上行陰極而退位故三爲進機而上爲退境若以乾之九三易坤之上六則置陽於無用之地而抑下卦之陽使不得上進也其損可知益出於否否以乾在上而坤在下在上者剛在下者柔陰賤而日微陽

艱貞集

三

尊而日亢故初爲最卑而四爲近君惟以坤之初六易乾之九四則引陰於可撫之途而動下卦之陰使不忍自外也其益可知卦象如此歷代當豐亨豫大之時府庫充盈粟紅貫朽如損之上積如山於是奢侈之心生土木盡民力聲色滿誓御而又窮兵讎武恣其所爲逮乎用之有不足也則阡陌可開關稅可加礦務茶綱水衡酒榷豺狼之使遍天下甚至避債無臺而富民之金可括民不聊生盜賊有不肆起者乎至於土崩瓦解兵食俱無所出謀國者

猶欲苛責於民以爲富強之計大學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嗚乎損於下者益於上而烏知其益上者之適所以損上也雖然危急存亡之秋食竭於中而兵迫於外中興之主將何以處之曰是在於用賢選不肖賢者能保民不肖者能殃民也保民者民保之殃民者民去之保障繭絲毀譽遍於左右察之不明用之不當以爲實心爲國而不受欺於民則小人之尤也及乎地鮮堅城民無鬪志而猶欲腴脂膏以爲食

艱貞集

堯

抽丁壯以爲兵則民之視有司如寇讐雖效死疆場而誤國之罪不容誅矣子貢設爲不得已之政聖人告之以去兵去食蓋言下之不可損也爲之君者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撤樂減膳爲懷臥薪嘗膽爲志省刑罰薄稅歛集流亡宏胞與一時順則之民同袍同澤感文德而切武功天下可計日而平矣由否而變之以益何叔季之不可爲哉

議論精深純以識勝然識從學得非博極載籍擷其

菁華未易臻茲境詣

宗愚弟震拜讀

屯蒙論

易於乾坤之後繼之以屯蒙震載水而上行山出泉而下注皆取象於坎者何也曰坎陰中之陽物生之根也一朝開創之始聖人奮起於下位震動恪恭四海望雲霓而膏澤未遽沛故曰屯一人齟齬之年儒者觀摩於小學禮樂射御詩書終身端向往而氣質未盡化故曰蒙人能參天兩地而立極而此其初功也或曰魏伯陽作參同契取象於卦爻後世修養家皆宗其說而以朝屯暮蒙爲節候何

艱貞集

早

謂也曰參同契朱子嘗註之余讀之多不能解雖然方外人引用經典其用意不必同而取象亦可想朝屯以爲進陽火暮蒙以爲退陰符朝暮非一日之終始也火符非實有其物也人能養氣於丹田之內游心於無何有之鄉陰極則陽生復起於坤後火發於水中猶雷龍發於重泉之下是爲屯象是爲活子時及其升於上田也無可出亦無所歸水中之火卽火中之金貴封之以土蒙也者封固也其象如此豈易所以繼乾坤之義哉

一部易理瞭如指掌故能言之透確如斯 弟震識

觀音集



望

天地形後說

客有難於了雲者曰子以地爲正圓形天爲橢圓形子既得聞命矣夫地爲正圓形則人所立處皆爲圓頂戴而上者極於天履而下者極於地心卽所立處推而平取之其勢四垂用周髀經眠矩偃矩法求之無不可測者何以人目所視日出入皆在地平正圓形信乎否乎若夫天爲橢圓形則有長徑兩盡處其卽南北極之樞耶抑天頂穿地心而下耶以爲南北極之樞則冬夏二至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二十七分其在赤道下者二分日夜平夏至日在赤道北冬至日在赤道南距人立處由圓頂而下偃當如中國之立春立冬晝短於夜是無冬夏之分矣以爲天頂穿地心而下則兩極斜據於橢圓之側人目所見之天頂循北辰一環周忽遠忽近卽夏至日最高晝最長而偏上者不可移而下乎數千萬年後歲差而東未嘗毫無移易長者不又變而爲短耶子之所謂橢圓形其亦有本乎可以爲定論乎了雲曰此皆測而得之也使地非正圓形則地

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餘里赤道爲天腰對地心一周由地平下視地面距地心萬四千餘里當二分時日出入爲地隅所障日仍短於夜今晝夜平分者切圓頂引而至於極遠其光足以相及故也今試於二分日設平尺於地上測日出入其體常下於平面微忽則知人視日出入分適與地心平吾故曰正圓形天橢圓形吾旣言之矣子復以長徑之在上下斜直爲疑矣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爲之體其行有常度故其體有常形日行一日一周天一歲南北

艱貞集

星

相距一周度皆斜升而上斜墜而下然則長徑之在南北極可知矣其一日一周天者樞爲之也樞行圓轉春秋分以地心爲樞心夏至出入於寅戌冬至出入於辰申則樞心出於地面上下之外爲地心與兩極斜直之大驗泰西人謂南北極下地毯上皆冰海吾雖未涉其境亦可想而知也子以無冬夏之分爲疑子亦未涉其境吾不敢以耳爲目使人擬日於鑰與槃也

前作天形地形諸說意有未盡夜夢爲此篇醒酌爲

更改未知讜語中亦有可聽者否謹呈

高明大

加晒政

風力之積也厚則可以負大翼水力之積也厚則可以負大舟余讀此文不能名言其妙但見積力之厚

無乎不舉而已 弟震拜讀

艱貞集

器



無平不舉而曰

樂成天賦

以負大舟余讀此文不能名言其妙但見積力之厚
風力之積也厚則可以負大翼水力之積也厚則可以

取師

更效未暇萬請申承百百編資否藹呈 高與大

異物論

山海經志怪之書其所志諸怪物人不經見不能知其有無故怪之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見橐駝謂馬腫背洪荒甫闢之初人少而物多土田少而林藪多禽獸草木生於其間各盡其天年而無網羅斧斤之害足於形者餘於神貞於常者極於變禎祥災厲莫知其所由然而然傳之後世不復重見而其占候之資又有異於古所云者物之生以隨地而見物之生又以隨時而異也麒麟鳳凰見於三代

銀貞集

卷

以上漢之所稱鳳凰鳴不能定其是否也至於見則天下大旱見則天下大水見則天下大疫見則天下大兵後世不聞如其象者時移而古不可復也昔齊桓公見俞兒元世祖見角端元狐升帝座白鷺生京師熊能火而入城鼠成羣而渡水李生黃瓜桐生大刀形余於道光時見之石中有蟋蟀木中有天下太平字余於友人家見之可以爲異乎何氣使然也夫古之所有不必同於今今之所有不必證於古人在天地之中其善敗之氣充塞乎宙合氣之

所溢物從而受之而異焉者出矣且夫物之異異於形形之異異於理盡理以求之自無所惑於異矣物莫不有首而刑天無首水母亦無首蛇枝首奇鶻九首物莫不有足而太歲無足蛆蚓亦無足夔一足蟲百足水居者甲而鱉鱖居陸山居者毛而江豬豹獺居水雪中有蓮火中有鼠怪哉生於獄果然近於仁比翼者鷦反踵者狒狒雞司晨而啟關蟲入夏而爲草鷓飛而退蟹行而橫物之異無不知之者君子正其心修其身處於至善之地以迓天地中和之氣則物之應運而來者麟鳳龜龍豈有不符者乎自古誌怪之書存而不論焉可也

光怪奇麗鬼入神出此周秦間逸書非漢魏諸子所

可望
弟震妄評

艱貞集

異

覺奸論

自古人主未有覺其臣之奸而猶用之者鄙諺也而以爲誠樸苛細也而以爲精明刻薄也而以爲方嚴諧媚也而以爲忠愛當時有識之士私憂竊歎後世追論遺文廢書太息莫不惜其君之甚愚嗚乎惡知其君之苦於不覺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蓋逆億之心最足以汨人之覺性以小人之心待天下則所見無非小人者及察其所信任之人則又皆奸人也其故何也用

艱貞集

卷

人而不器其材用一人而一人敗幾於無人可用視天下臣民盡屬可疑於是奸人窺伺意旨險者曰是當御之以術狠者曰是當繩之以法至於去道德而尙法術天下事尙可問乎顧其小忠小信小廉小謹入於人君之寤寐唐憲宗之於盧杞明英宗之於王振生爲所惑死且不悟雖有善者亦莫如之何也已矣然則何道以覺之也曰其道有十一曰主忠信闇昧者爲小人光明者爲君子破闇昧以光明則小人無所施其技人主意中所欲言可與天下

人間意中所欲行可與天下人見推誠以對於天下而人自不敢不輸其誠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也如是則凡一言一行而不可與天下人聞見者入於耳而立覺矣二曰勤省察聲色貨利之萌賢君或不免然當其有過之時靜夜自思未嘗不欿然不自得而奸人者已微窺於瞽御之中巧言諷諭始以爲無傷者既且以爲當如是也至自以爲是不復加以省察斯時雖有忠諫之臣直指其失而不入耳之言有不推而遠之者乎遠君子則小人進

巖貞集

吳

久且以小人爲腹心矣故欲覺人之奸者當自自覺其過始三日去成見喜時敘功則應嚴者皆賞怒時議罪則可原者皆殺聞所喜者之言雖謔浪亦以爲親我聞所怒者之言雖忠告亦以爲謗我且一念寬仁則巨慝或顯逃法網一念剛猛則名賢或誤被株連奸人揣摩意旨以陰售其私而其君惟其所用而不覺故有非所賞而賞非所殺而殺人卽實其事以刻之而其君方且以爲我自賞之殺之非若所爲也則成見之爲害不淺也四曰防近習奸人

之伺主也每以左右近習爲耳目人主一嚔一笑原出於無心然意見偶有所偏精神偶有所寄近習之人日夕窺探人主雖欲自匿其情而不可得防之無可防也是惟以不妨爲妨慎言語端起居在宮寢如對大廷然後左右所見無非肅穆之神大中至正之理傳之朝野式如金玉則亦何畏於奸小之迎合哉五日廣咨詢古之天子去民近後之天子去民遠舜發於畎畝之中民間淺近之言無不聞之故以好問察邇稱後世天子深居高拱所見無非宦

魏貞集

卷九

官宮妾嬖佞之人及其朝覲諸臣堂高廉遠卽在老成碩輔偶犯天顏倉卒之間或錯愕不能以自達况疏逖之臣草莽之士仰望帝闈獻納無由者乎而當道大臣又重抑之使不得聞於天子人主之見聞日隘權奸之壅蔽日深引用私人恣行威福幾何不爲大患也是在虛衷延訪博採羣謀無不知之下情自無不照之隱隱則亦何奸之不覺哉六日戒紛更守文之主當國家多事之秋每以爲祖宗立法之未善夫立一法必有一弊弊生於法中實出於

法外但去其弊而法良矣乃奸人喜事以除弊爲名而志在於變法甚者祖宗已革之敝政復從而蹈之以爲不得已而出此前人亦嘗行之耳則是張馳者爲紛更卽祖述者亦爲紛更也戒之而其奸自敗七曰惜爵賞君子以素餐爲恥故難進而易退小人以患失爲心故易進而難退少年浮薄而取卿相反以老成持重爲迂疎世祿賞緣而據要津反以草野遺賢爲鄙陋濫列武功而侯伯及於嬖幸拜恩私室而內外結爲黨援天子以重賞勸天下而奸

艱貞集

辛

人卽以市惠收人心奈何其弗覺也八曰省刑罰君子以慈祥爲念故除元惡不必盡其醜類小人以刻薄爲能故雖細故亦欲加以苛求爲一網打盡之謀無非羅織具三字沈寃之獄入以深文奸人以嚴刑峻法導其君謂可以祛邪慝除蒙蔽也而不知元氣已傷危亡立至監黨碑而宋賢盡錄點將而明社墟可不爲之寒心哉九曰鑒前車今人所行之事善惡分途無一不符於史冊往往有慨嘆古人以爲奸如某某何質質然用之而不知當時之臣其

僉險尤甚反自信爲忠良豈明於古而闇於今哉蓋當其
論古之時固未嘗引而近之以證於今及其用人之際又
未嘗推而上之以鑒於古歷代興亡如出一轍且卽一人
之身誤於前者復蹈於後何其不知戒也鑒之則能戒之
矣戒之則能覺之矣十日畏天變天與人呼吸可以相通
未有感之而不應者未有有其機而無其兆者故祥桑菱
於七日星孛退於一言天心仁愛恒垂象以儆人主而冀
其改乃奸人幸禍謂天變不足畏使人主無恐懼修省之

艱貞集

五

心然後可以惟其所欲爲其甚者以彗孛之見有定期可
以推算而得無關休咎嗚乎史冊所傳歷代五行占候之
書何其厯厯不爽也熊入夢而東海表風鵠有聲而南人
亂政人主可弗念之乎以上十事存誠爲修身之要克已
爲復禮之端虛其心以生明祛其障以致遠兼聽則聖蒙
業而安用恩不盡使天下有餘望用威不盡使天下有餘
畏前事者後事之師天道者人道之符此皆誠身明善之
學修己治人之要道也非此無以爲先覺也昔蘇氏爲王

荆公作辨奸論夫安石初念未嘗出於奸特以學術之偏
誤天下至流毒無窮仍不知悔則成爲奸耳若夫大奸之
所爲其智足以愚人往往賢人君子引用而不疑吾故以
爲奸不能辨辨之或反爲其所惑惟有覺之而已矣故作
覺奸論以俟後之君人者採擇焉

名言偉論千古奸邪一面照妖鏡

弟震識

胷中先有一段大議論高踞題巔而筆直達其所見
批卻導窾無不如意的是百文神境

弟震又識

巖貞集

五

